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

第三回 明募化設騙獲多金 暗留情建關親美色

詞曰：佛法無邊，思食得食。趺坐而化，頃刻功成。片時圓就，果是不差。空來滿去不謝。入手時，魚口杯，色也碩碩，財也貪貪，色不厭計。

——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春桃正在灶上料理，忽見有人來買漿吃，忙抬頭一看，卻是一個少年清秀和尚。春桃見了，連忙將一隻好碗盛了，正欲放在灶上等他自取，不期這和尚竟在他手中來接，兩人熟視。

和尚看見人多，只低頭吃完，就走出門。

你道這和尚是誰？原來這和尚叫做無相，自幼在鎮江金山寺出家。只因他聰明，深知經典，又學了幾句禪機，專一在山前山後迎接遊人，兼看婦女。這些遊人到了山上，卻見他人物清秀，說話溫和，人皆喜他，遂叫他引著遊玩，同吃葷酒，已有多數年。這無相自恃多能，便與同眾時常不合，卻喜得他師父護短，眾人遂只得忿耐過日。不期一年，他師父去世，眾和尚便來欺侮他。兩下爭鬧了數番，這無相便恨了一口氣，遂肩挑梵字，身掛椰瓢，竟飄然下山，渡過江面，做個雲遊物外，一鉢千家。因而到杭，又臨諸暨，他便做起一番大事業來，在鬧市中塔起小篷，在內終日誦經，募化有緣。就有這些貪癡愚夫愚婦肯出現在銀錢，要求後世的富貴，見這和尚在篷中打坐誦經，便這家送茶飯，那家送果點，今日你供、明日我養已將三十日，各人輪流供滿。問明道：「不知吾師何名何刹，到此敬種何緣？」無相合掌說道：「貧僧法號無相，出家在金山寺中。近因殿廊傾圮，法寶廢弛，貧僧不勝愍念，故於三寶前五體投地，發大誓願，募化萬人緣，共襄盛事。因思眾輕則易舉，積少必成多。欲求善男信女，居士檀那，成今日之因緣，作來生之福報。貧僧止做得一證盟也。」眾人聽了大喜道：「金山乃天下名勝，第一禪林。若為此善事，真乃莫大之功。但恐功程浩繁，苦不易求。不知吾師所化幾何，又不知是何化法？」無相道：「貧僧在此使人估計，大約必得千金方能煥然。今貧僧有一化法，在老居士甚為易力。今作此善緣，只須刻一尊小小佛像，求各坊各裡的檀越居士，做了領袖，俟貧僧沿門告懇，以所助之家，將佛像貼在門上，以作記認。每月只取一釐之錢一文。若化得三萬家善信，月月取足，每年有三百六十兩，則三年之功，貧僧之佛願遂矣。不識眾居士肯作此善緣否？」眾人聽了大喜道：「一月只助一文，三年之內止出三十六個釐錢。作此無量功德，受來世無窮福利，誰不願為？我們與師父去刻佛像共同作事。」無相道：「貧僧在三寶前發願時，已刻得一尊在此。」便向胸前一個袋中取出，與眾人觀看。眾人見這尊佛像只有一寸多長，老目宛然。大家歡喜，即便買紙，不日刷印了許多。眾人便分派了地方，次日領了無相，逐門募化。這些人家見事甚小，無不應承。正是：透頂乖人好佛爺，蓋因作事必非佳。

若然佈施能迴護，菩薩原來是盜家。不一兩日，已貼了三萬餘家。無相見事情已妥，暗暗歡喜，便在篷中朝夕誦經。到了月終這幾日，就去收錢。來的錢，即便換了銀子。又在篷中立起佛會，朝鍾暮鼓，同這些領袖拜佛唸經。若過了節間，便又講些經典。人見他會講經，一發敬信他如一尊活佛。如此三年，無相整整收了千金。之外，便做了一個滿完道場，辭了眾人，卷了東西，一路而歸。

便在路上細細算計，細細商量，因想道：「我今有了這些銀子，何苦做這和尚，受人下賤。不如去蓄髮，娶個標緻婦人，生男養女，做個人家。將這些銀子營運起來，怕不做個財主？」

又想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是這幾根頭毛，一時如何得長，又在那裡安身？」想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我有個師弟法通，在嘉善縣大覺寺出家。我如今去尋他住下，將銀子埋藏，捐貼他些銀錢，住上年餘，將發養長，辭他而行，有何不可？」想定了主意，遂往嘉善縣而來。

一日到了嘉興，便上了夜行船，正遇著順風順水，不到天明，早到了嘉善。無相便挑了行李，上岸而走。走了半晌，只因行李內有了這些銀子，走不多路便挑得渾身汗出。正在利家門前走過，卻見有燈光射出，他便歇下行李，在黑處往內一看，只見許多人在那裡吃豆腐漿皮。又見一個美貌婦人在灶上料理，與人喜笑，大灑風情。無相看在眼中，一時動火，因想道：「我挑得又饑又渴，何不也去買碗吃，兼看看這婦人。」便忙向腰間摸出幾文，走進門來說道：「女菩薩，小僧過路饑渴，特來買求一碗漿皮解渴。」說罷，便將錢放在灶上。春桃見是和尚，便笑了一笑，連忙盛了一碗，送來道：「出家人不要錢罷。」

無相見他一雙雪白的手送來，便連忙用手來接，卻兩隻眼睛滴溜溜只看著春桃。春桃見這和尚眉清眼秀，更兼少壯年紀，未有致每每時的看了幾眼。這無相私情熾貪淫肉戰，卻見人多恐怕露相，又因行李在外，不便久立，便連忙吃完，低頭出門，挑著行李而走。遂一路尋思，顛頭播腦道：「好個婦人！我如今養起頭髮，若討得似他這般人物做妻子，我就死也是快活的了。」遂走著想著，口中又念著。忽然想道：「我何不去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雖不能身傍嫦娥，亦可親承他笑。或者有緣，也不可無。」又想道：「他做這般生意，丈夫必然窮苦，只須如此這般，自然入我計中，必為我受用矣。」遂想得一時欣欣得意。不知不覺，已問到大覺寺中，見了法通。兩下相見，無相只說一來拜望，二來為先師作故，在家不合。今來抄化，要在師弟處安歇。若蒙章馱法力，得遂心願，決不忘報。」法通道：「你怎說這話，住下不妨。」遂收拾了一間精潔小房，使他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法通問道：「師兄此來不知作何化術？」無相道：「從來募化易於成功者，莫若坐關。我今煩師弟尋一匠人做一座禪關，抬到一個地方。我自能募化。」法通道：「這個何難，我就去尋人替你做。」遂領命到匠人家，講定了工價，約日准有。

二人回來，無相坐房中，候至夜深，在牀腳下掘開泥土，將這些銀子埋藏在內，只留了三百兩在外。到了次日，便在四處閒走，只不敢到利家左右走動，卻看明了來蹤去跡，又在無人之處留了記號。過不多日，禪關做完，又使人漆好，又買了許多鐵釘，周圍插滿，又與法通借了三尊小佛供養在內，又買了些動用物件。因對法通說道：「我今去坐關，不知一年半載，這間小房我有許多物件，以及衣箱在內，我今鎖好，乞為我照管，不可放人進去。今有白銀二兩，送師弟收用。出關時，定當厚謝。」法通推辭道：「此房久已閒著，如何敢要師兄的銀子。」無相道：「你若不受，反使我在關中不安。」法通只得收了。因問道：「坐關日期不知師兄曾到否？」無相道：「我今到這地方去，只好假往名山募化，不用寺內人抬，只消我同你在夜間抬至半路，我自挑去，方無形跡。」

法通聽了驚訝，問道：「從來立關必邀得幾位大眾，送進關中，方使人敬仰。為何要這般舉動？」無相正色說道：「師弟有所未知，佛法貴乎無定。並能忽然而來，忽然而去，是為如來。當使人驚疑疑，謂我自天而降，則緣必易求，而功亦易就矣。」法通聽了大喜道：「果然師兄之見與人不同。」二人守到半夜，瞞著寺人，將禪關抬到半路。無相走入關內，將門關好，叫法通插好了大門，又將關中底板掀起，立在地上，將扁擔一肩挑開，與法通叫別，便一徑挑來，到了利家對門歇下，又將關門緊緊對著利家的大門。在內收拾了半晌，又坐了一會，方才聽見利家起來磨豆腐。他便在關中輕輕敲動木魚，又擊了小磬，漸漸的念起經來。

利大郎與春桃聽了甚是驚訝，連忙開門出來一看，只見月明之下，對門立著一座禪關，關中點著一盞小琉璃燈，三尊佛像，點著數枝好香，一個和尚在內正念著三藐三菩提。這無相忽見他二人偷看，心中十分歡喜，便更念得字字清楚。利大郎與春桃細看了半晌，方才掩門進去。利大郎道：「這個和尚認錯了地方了，本該在大戶人家門首，或在信心好善之方立關募化，方有想頭。怎麼在此去處，不好善的所在來？」春桃道：「這也不是，這樣論只看他的緣法何如，倘或事有湊巧，人心好尚，將妒惡嫉惡之心變出大喜大樂因緣，也不可無。」利大郎道：「你這話倒也說得是。」兩人說著閒話，自去做活。不一時，依舊這些人來買漿吃，卻見有人在關唸經，俱到關前來看，道：「怎這和尚忽然來此，要化些甚麼？」有的說道：「等天明問他。」到了天明，街坊上的人俱驚驚奇奇到關前來看。只見這和尚在內誦經不歇，關口貼著數行小字，大家齊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伏一葦東渡，立面壁之心傳，五葉中敷，證拈花之妙悟。九華為天下名山，淨業乃山中古刹。閱世屢更，歷年何限，鼠雀壞前朝之殿，風雨敗四壁之墻。

貧鈔不忍旃林之消歇，欲圖寶殿之煥。今擇地設關，募化長者之資。鬧市息形，冀求宰官之助。因心種果，何妨積少成多。以福為田，必使倡予和汝。庶使維摩月殿，群瞻貝葉千尋，迦葉雲廚，行睹蓮花十丈。非一木而可成，非一磚而可就。賴十方之協力，乞君今日錢財，還汝他年福報。道緣樂助，齋破慳囊。九華山淨業寺僧無相叩具。

有一行寫的是關上鐵釘共有五千零四百八隻，每根紋銀一錢。又有四個字道：「今日無齋。」

眾人看完，方知是九華山叫做無相和尚要修理大殿，來此化緣。看了多時便去的去，散的散。內中卻有幾個老兒，日日在佛門中走動，好施捨的，只立著不去，等他念完了經，便在關外問訊，又細細問了來歷，以及因果之事。無相便對答如流，將這老兒壓倒，便不得不服。這個便去叫兒子拿茶，那個就去叫媽媽煮飯，不一時皆各送來，與無相受用。有的見他在露天風吹日曬，便去化木頭，化蘆席，不消半日，竟蓋就了一間蘆篷。

卻說這春桃忙到了天明，吃了早飯，聽見街坊上人都圍聚看這坐關的和尚，他也打點要在門前來看，卻心中轉了一念，便走入房中，開妝臨鏡，畫眉傅臉，又換了一件衣服，便抱著兒子走出房來。到了門口，不敢全身出現，只露著半面，早一雙情眼，直視進房中。卻暗暗吃了一驚，便連忙縮身欲避，不覺心動，便又探身再看人，見關中這和尚，口雖同人說話，卻兩隻餓眼只緊緊對著春桃，看他上下。春桃到此，不覺全身露出，愈顯出別樣風流。這無相才得飽看。你道這春桃果是如何，只見他：

眼如秋水，眉若春山。顆顆櫻桃樊素，纖纖弱柳在腰。烏雲挽就鳳凰頭，玉質賦成美女相。穿一件淡羅衫子，係一條白練湘裙，不肥不瘦，不短不長。賣風流，微露金蓮；傳情意，頻舒玉筍。聲如百鳥候枝頭，笑比春花迎日色。倚門處，色中餓鬼疑是送子觀音；下檻來，關內頭陀認定慈悲玉女。端的是外面妙處易言，更有內中銷魂難說。

春桃見他看得著相，又見人多，不便久立，便回身進去。

從來婦人眼色最尖，早已看明，心內暗暗想道：「這是半月前在我手中買腐漿吃的俊俏和尚。當時我見他十分注意於我，因是人多，欲言不語而去。今癡情未斷，不在別處立關，卻在我對門化緣，其中大有深心。莫非此關為我而設？來化我一身之緣麼？」便低首沉吟，忽然失笑，卻被利大郎聽見，忙進房來問道：「你一向無此笑聲，今日為何在此獨笑？」春桃道：「我不笑別事，只笑這對門的和尚，在此化緣，不知何人與他開緣，豈不是癡漢等丫頭。」利大郎道：「這到不消你去笑他，從來僧無空過。你看他今日才來，就有人供養了。」春桃道：「這和尚是哪裡來的？叫甚名字？有何德行？這些人就如此敬重他。」利大郎道：「我聽見人看他寫的字上，說是九華山淨業寺中無相長老，說他胸中甚有佛法，又且年紀不多，只好二十四五歲，生得面圓白淨，竟像個羅漢模樣，故此人皆敬他。」

春桃聽了便不言語。

且說這無相，今在日間卻看得十分親切，不覺一團慾火三千丈，滿口垂涎十二時。到了夜間，在關中不住慾虛空模擬，低叫冤家。到了五更時分，聽見他家起來磨豆腐，他也起來唸經。春桃聽見說道：「這和尚倒也專心，我今想來別人家施茶供飯，我家何不送他碗豆腐漿？接接他的精神，使他保佑我們生意興頭也好。」利大郎道：「你這話果然有理，我一向只為生意艱難，銀錢著急，故此夜裡竟不曾與你十分快活。若得他保佑我生意好，銀錢趁心，與你重整風流，那時你就不似這等變嘴變臉了。」春桃聽好笑道：「終不然為了生意、銀錢，難道連飯都不吃罷。」利大郎笑道：「飯是要吃的。」春桃笑道：

「卻原來。」利大郎笑道：「不打緊，今夜包你快活。」春桃笑道：「且看本事還錢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不一時燒好了漿水，春桃揭了兩張腐皮，又揀了一隻新碗盛了漿皮，叫利大郎拿去。

利大郎送到關前說道：「師父你唸經辛苦，特送碗豆腐來你吃。」無相聽了不勝歡喜，連忙停住了經說道：「難得居士如此善心。」用手接了便吃，卻見他門內黑影處，有人站立，知是他的美妻。因吃完，高聲謝道：「多蒙見賜，真是一滴菩提甘露，能消邪火清宮。只是老居士夫妻辛苦，小僧安然受用，將何答謝？只好在三賢面前保佑居士夫妻和美，百年快樂罷。」

利大郎聽了不勝歡喜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，我夫妻正為著些心事，若得師父肯在佛前保佑保佑，懺悔懺悔，我就感激你不了。」

無相道：「請問老居士少年夫妻有甚心事？只消小僧一次懺悔，管教萬事如意。」利大郎正要說出什麼話來，不期春桃在對門，低低呼喚利大郎，即時拿了碗來家。